

茗谿漁隱叢語

肆

14
1475
50



門 4
號 1475
卷 50

昭和十五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東坡一

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

所作自不必多也

後山詩話云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
會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
少游詩如詞茗溪漁隱曰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
能詩何誣之甚觀前二聯豈愧作者

東坡云余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
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
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

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
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
之有餘子瑣瑣耳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
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歲晚誰
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旣歿久矣尙有貢父在
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冷齋夜話云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
燭照新粧事見楊妃外傳云明皇登沉香亭詔妃子妃
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欹殘

糝釵橫鬢亂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
睡未足耳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汚天
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應天下尼當用白練爲衣
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
谷子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贈鄭秀才
詩云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云世祖宴
東府詔跋陁羅世祖戲之曰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跋
陁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
死爾茗溪漁隱曰崖蜜本草云石蜜也老杜逸詩有崖

蜜松花白之句冷齋謂鬼谷子云崖蜜櫻桃也其說非
是所欠惟一死事出北史劉聰時陳休卜崇爲人清直
素惡王沈等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
天地卿輩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
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
低眉以事閹豎乎此事在前乃梁僧史用其語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章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
牀眠之句故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
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

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雨又云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敘云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

軍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天然奇作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座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尤爲親切茗溪漁隱曰世說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二事相類聊錄于此但深愧無功之語東坡乃用南唐事也

冷齋夜話云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

近日有何妙對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曰負不若日勝曰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爲知言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

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元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蔡寬夫詩話云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肯看以爲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

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
天惟首載和文饒薛童麝栗歌一篇後遂不復有亦可
見情也茗溪漁隱曰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
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豈能不芥蒂於胷次
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冷齋與子真所筆恐非其實
然子瞻文章豈待介甫譽之然後傳於世哉觀李文饒
之與白樂天其事亦可見古今人情不遠余是以辨之
東坡云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
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

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
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然當暑居廣殿高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
而已新史易曰殿桷生餘涼蓋屈桷叢椽受風勁快此
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東坡云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
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

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
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寥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
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王直方詩話云謝眺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
丸故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又送歐陽季弼云中
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于圓熟也余以謂圓熟
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則
可與古之作者並驅耳

石林詩話云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

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
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麗之意自然見於
造化之外然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
雖是輸寫便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
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有餘事韓退之贈
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
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
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余將置田其間因往

相田得疾聞麻橋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無再少時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爲

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潘子真詩話云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間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船恨我不識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駝陌上會相見拍手一笑三千年東坡爲德仁作也

茗溪漁隱曰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全篇云東坡先

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
鬢無由元龍正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
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
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穉
穉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
雪春風顛我游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
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舡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
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詩中所
云龍正居士卽陳季常也濮陽公子卽吳德仁也又云

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
我自興盡回酒舡蓋欲往訪德仁未成也李白詩云稽
山無賀老却棹酒舡回用此事也又云恨君不識顏平
原東坡自謂也恨我不識元魯山謂德仁也銅駝陌上
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蓋言終當相見如薊子訓之
徒此一篇詩意本末次序有倫有理可謂精緻矣潘子
真但只言稽山不是無賀老以下六句爲德仁作不知
濮陽公子復是何人無乃與詩題相戾乎

侯鯖錄云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

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
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
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
今日斷屠

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
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
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
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
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

也茗溪漁隱曰此東坡與李公擇書愛其語有理故錄
入叢話余連歲憂患生理益微此策誠不可不用若更
以雪堂畫叉竹筒之法兼行之當益佳耳

東坡云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汁
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
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
使人悽然也茗溪漁隱曰余憂患之餘久亦戒殺細味
東坡此詩欣然會意故錄全章益以自警詩曰我哀籃
中蛤開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剝腸彼交

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
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鬣不見王武子每
食刀機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
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
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
集

細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
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
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

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
重當世無敢訾議至荆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
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
皆類此正與老杜合茗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
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末字
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
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韻此特舉其二三耳其他如
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
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黃旣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

輕議東坡尤爲可笑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以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於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王直方詩話云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

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
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
飯豆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

漁隱叢話卷三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九

東坡二

東坡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鞮材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鞮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

已因答其詩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
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
老焉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子詩
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
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
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石林詩話云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
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旣不一
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

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
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
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
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東坡云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
寺時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
古寺臨流勝概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
予和之云開處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
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

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
有此句與可捨得

冷齋夜話云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
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
玉深翹岍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東坡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
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詩書後
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
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

籤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
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
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
百幅耳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能詩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
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精當
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舉刑
獄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
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

海陽叢書卷三十九
三
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
卽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旣至傳舍適
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
郡大驚遂知名云

山谷云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色未
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時以爲右
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
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王直方詩話云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東
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多雄偉便
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醜酒會鄰里
至於云平生批勅手亦皆用屠家語也子敦讀之頗不
樂東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錢
穆父眉宇秀整東坡云穆四莫亂呼宅名字是時穆父
已有九子東坡遂以九子母丈夫呼之有詩云九子羨
君門戶壯入州憐我往來頻茗溪漁隱曰東坡送子敦
詩有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之句山谷和云西連魏
三河東盡齊四履或云東坡見山谷此句頗忌之以其

用事精當能押險韻故也然東坡復自和云我以病杜
門商頌空振履蓋諸公餞子敦以病不往押韻用事豈
復不佳山谷亦再和有發政恐傷民天步薄冰履之句
押韻又似牽彊也

東坡云紹聖間人得二詩於泐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
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
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壯士悲歌淚
萬行茗溪漁隱曰或云此二詩乃東坡竄海外時作蓋

自况也不知其果然否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跋米元章所收書畫云畫地爲餅
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山谷
和之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
竊鈎輒斬趾皆謂元章患淨病及好取人書畫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云怪君何
處得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劉公嘉話云晉書有飯食
名寒具者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
餅桓元嘗盛陳書畫召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

執書因有污處元不憚自是命賓不設寒具半山老人
詩云呼僮羈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歐陽永叔絕
句云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騮陳無已絕句
云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踟躕漢書霍光傳皇
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
顏師古曰小馬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王直方詩話云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
香塵之語故東坡和錢穆父蔣穎叔從駕景靈宮詩有
云半白不嗟垂頰髮軟紅猶戀屬車塵之句

東坡云乖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
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
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
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子幼時聞父老言恨不
聞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子誦此語留之
不可乃採前人意作詩送之有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
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興濃子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
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曾之句

遜齋閑覽云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

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
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
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
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邪張乖崖在蜀有一
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
色不如歸興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
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
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見人題兩句云謀生待

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子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
愧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
異矣

石林詩話云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
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歌易鼓吹不礙其
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
不知謂何物亦是歇後蓋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
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冷齋夜話云東坡自海南還至贛上以水涸舟不可行

海山仙館叢書卷三十一
逗留月餘時過一僧舍浴其長老魁梧如世所畫慈恩
然叢林不以道學稱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
洗滌道人有句借宣揚舉頭但見蠅鑽紙撫背時聞佛
放光偏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但逢場却須更說圓
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又嘗與劉器之同參玉板和尙
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板欣然從之至簾泉燒筍而食
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曰名玉板此老僧善說法要
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東坡作偈曰叢
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板師聊憑

栢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云江南人好作盤游飯脯鮓鱠炙無不有然皆埋

之飯中故里諺云闕其厥切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

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

云投醪谷董羹鍋內闕窖盤游飯盃中東坡大喜錄之

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以己卯生故東坡有卯君之語
其以檀香觀音像遺黃門云持是壽卯君其出局偶書
云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其送王鞏詩云淚濕粉牋

海國書言卷三十九
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

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黃州作卜筮子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茗溪漁隱曰棟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

妙語意到處卽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

西清詩話云東坡在北扉自以獨步當世與一時侍從更唱迭和莫不稱首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韻韻窘束而往返絡繹不已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有辣氣故耳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

海隱叢書卷三十一
九
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
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
清賞神遊杳靄間而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
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云徐凝李
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爲作一絕
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
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
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
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

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
山之詩盡於此矣

冷齋夜話云東坡遊廬山東林作二偈云溪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
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云此老人於般若橫說豎
說了無刺語非其筆端有口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
仇池筆記云余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
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屨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

海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
其下驪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
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
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
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
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
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霧赤虬噴滂湃家近玉
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
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

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
曰到處被相公廝壞茗溪漁隱曰此事恍惚怪誕殆類
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疑好
事者爲之以附託其名耳

漁隱叢話卷三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東坡三

細素雜記云劉公嘉話云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
 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
 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
 他所得因翦弃其餘今遂無其集所載止此而已及觀
 東坡次韻景文聽琵琶詩云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鬪東
 昏百草鬚乃以安樂公主為東昏侯按東昏侯是齊明
 帝第三子雖昏虐暴亂實未嘗取靈運鬚以鬪百草豈

非誤與又陳後主時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見收而東坡誤號國夫人夜游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又誤也蓋齊東昏侯有潘淑妃未嘗名麗華亦與韓擒虎事無干淑妃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射雉獲之杜預注云爲妻御之臯澤如訓之則非地名明矣而東坡和人會獵詩云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真誤也

茗溪漁隱曰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云始憶庚

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晉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則蠟鳳凰戲乃僧綽也又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云丞椽頗哀亮定武有此碑本坡自大字寫之作亮字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椽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則亮字當作援也又次韻錢舍

漁隱叢言卷四十一
人病起云何如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史記扁鵲遇長桑君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則非太倉公也

西清詩話云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

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經與王修故二事相系杜牧之尤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石林詩話云古今人用事趨筆快而悞者雖名輩有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臉厠姜龐不解歎蠪蟻據漢書臉厠本作厠臉蓋中衣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耳

後山詩話云眉山長公守徐常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

詩云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
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
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
不得不辨也

隱居詩話云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
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
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
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
實未嘗居重位也

西齋話紀云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
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
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旣非令
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引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
思究率爾用之往往有誤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
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
淮南王安善文辭尊重之每爲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
草乃遣王褒自是宣帝時人王禹偁筍詩云稚川龍過
頻回首詔得青青數代孫稚川卽葛洪之字投杖葛陂

化龍乃費長房也孫僮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
業煌煌照古今蓋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
約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爲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爲刑
人哉茗溪漁隱曰路逢王二十八翰林詩乃劉夢得詩
非李商隱詩也

緬素雜記云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卽位頗疑北人鳩
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
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
至卽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而日不

能給遂弊衣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
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
生糝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
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苦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伴着
衣裳時人議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
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蓋用熙載求丐
事也茗溪漁隱曰余讀北夢瑣言裴休常披毳衲於歌
姬院持鉢乞食自言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蓋
東坡以玉帶施元老元以衲裙相報卽用此事爲是若

緬素雜記謂用前事非也

東坡云僕遊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冷齋夜話云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日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也曾捫虱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

爲虱對以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會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

士矯飾爲行范蜀公詠伯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石林詩話云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旣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薄之終不第而卒

冷齋夜話云余游儋耳見黎氏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

從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茶錢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而至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尙在余索讀之醉墨歆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齧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東坡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作詩云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盃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明年子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

哀哉

冷齋夜話云世人之詩例多禁忌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畫雪中芭蕉詩眼見之知其神情蘊寓於物俗論則誠以爲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筆題其壁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東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余嘗與客論至此而

客不然吾論余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淋漓干
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驎略玄黃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
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再謫惠州自惠而遷昌化
人以爲語識秦少游紹聖間請外以校勘爲杭倅方至
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坊睡准擬如今處處還詩
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職監處州酒好事者以爲詩識陳
無已賦高軒過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
多之句不數月遂卒或以爲詩識茗溪漁隱曰人之得

失生死自有定數豈容前逃烏得以讖言之何不達理
如此乃庸俗之論也如東坡自黃移汝別雪堂鄰里有
詞云百年強半少來日苦無多蓋用退之詩年皆過半
百來日苦無多之語然東坡自此脫謫籍登禁從累帥
方面晚雖南遷亦幾二十年乃薨則來日苦無多之語
何爲不成讖邪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
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夷堅志云燕邸萊州洋川公家裝褫古今畫爲十冊東

坡過之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
明牕淨几有坐卧之安又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云頭
鬚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
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山谷詩云蕭寺吟雙竹秋醪薦二螯破塵歸騎速橫日
雁行高又擁膝度殘臘攀條驚淺春皆洋川公養浩堂
故事而集中不載家君在北方宗室子伯璘言如此子
家有大年畫小景二幅山谷親書兩絕句其上曰水色
煙光上下寒忘機鷗鳥恣飛還年來頻作江湖夢對此

身疑在故山輕鷗白鷺定吾友翠栢幽篁是可人海角
逢春知幾度卧游到處總傷神今豫章所刻集及宅本
皆無

石林詩話云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
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
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
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亦有甲子相對者云風
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句本不相類其題
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

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之爲題者
此蔽於用事之弊也苕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雨天
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冷齋夜話云客來茶罷渾無有盧橘楊梅尙帶酸張嘉
甫問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也又問何以驗之
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檮
柿亭奈厚朴則盧橘果類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
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
何也東坡曰意不欲耳

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一

東坡四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其壁云七
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
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
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從乞詩唐佐朱
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書其上云滄海何曾斷
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又題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

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
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
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
行題詩寄屋壁又嘗醉插茉莉花嚼檳榔戲書姜秀才
几上云紫麝着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超放如
此

茗溪漁隱曰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此朱遜之之語東
坡印可作詩贈之有識真似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
假館官舍小圃中有一亭榜曰秋香環植以黃菊別無

他物必好事者原東坡之意而作也

先君題詩云騷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况此霜下傑清
芬絕蘭茝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餐英
飲其水但恐蓬藿傷課僕加料理

東坡云余嘗浴泗洲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闕云水垢
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
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
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
間一切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

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
以爲之名

冷齋夜話云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只尺而異味號雙
井井源出崑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
今知家此水中乎同游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東坡
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如生銀蛇狀忽水渾有雲氣
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筋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張子
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洞酌岸有怪樹樹枝之腋
有詩曰巖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回爲鑿石老生

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先生酌泉笑泉香神龍
蟄舉首玉筋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布天矯翔霹靂
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如顏書無名銜年月此
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東坡又語散漫疑
學者爲之也龍如蛇形小如玉筋

東坡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
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
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
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

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
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
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二事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
夜深山谷詩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燈前語夜深蓋
皆出於老杜厨人語夜闌之意王直方詩話以謂三詩
當以先後分勝負非也

東坡云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
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

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
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
漪漪風縐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
聲又云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
真妃裙帶詞乃前六言詩也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
大臨邠老二說不同故併錄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與孫巨源同會於王晉卿花園中
晉卿言都教餵飼了官員輩馬着巨源云都尉指揮都
餵馬好一對適長主送茶來東坡卽云大家齊喫大家

海隱叢言卷四十一
茶蓋長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嘗以賣菜賣生菜對磨刀
磨剪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爲掃愁帚山谷以水晶膾爲
醒酒冰余爲正好作一對

後山詩話云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
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
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侯鯖錄云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
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
曰子誠知言卽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影

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
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潘子真詩話云古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
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
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室內嫗麓醜下叟前致詞暮眠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又少壯面目澤長大
色醜麓醜麓人所惡拔白自洗蘇平生髮完全變化似
浮屠醉酒巾幘落禿頂赤如壺此應璩三叟詞也吳兢
古樂府及藝文類聚所載語皆不完予得此本於臨淄

海隱叢言卷四十一
五
晏公家以示周元翁元翁笑曰當徒子之妻蓬頭鬢耳
又疥且痔便有五子東家之女登牆見窺今三年矣玉
未之許也烏在其爲寵醜也哉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
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
曰蘇子卿齧雪啗氈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
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
記之

茗溪漁隱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
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
江湖此藥城集中詩也渾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
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
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
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
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
事者改之也

冷齋夜話云蘇子由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

海隱叢言卷四十一
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出
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聰聰曰吾亦夢同迎
戒禪師子由撫掌大笑曰世間夢乃有同者異哉俄東
坡書至曰吾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見子由攜兩衲候於
城南建山寺東坡至坐定理夢事以語坡坡曰軾八九
歲時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娠夢一僧來
託宿窟而眇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失一目暮年弃五
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
十九矣後與雲菴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

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
著衲衣哲宗問右璫陳衍曰蘇軾襯朝章何衣對曰是
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佛印雲菴遣書至坡不復答
但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後七年歸自海南有
玉局之除作偈答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
八棒十三禪今著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穎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
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
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

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齒蒼初我公所至有西湖
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穎有謝
執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
西湖之長

王直方詩話云爲程筠作歸真亭詩云會看千字誅木
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坐不應見於木杪也

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
謂龜趺不當出木杪也殊不思此題程筠先墓歸真亭
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

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詩眼云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
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
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
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有黃庭
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
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
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尤愛其深遠
閑雅蓋與上七言同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
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採芳叢倒挂綠毛么鳳素面常
嫌粉污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
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為朝雲作也茗溪漁隱曰
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
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會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
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
不畏人之譏誚乎

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後見王

昌齡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
東坡引用此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
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范景文言
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
落紅鹽之語也茗溪漁隱曰余居嶺外七年備見土人
採橄欖初未嘗以鹽擦樹身亦只以梯採之或以杖擊
之而東坡落紅鹽之語當自別出小說也

隱居詩話云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稍珍

海隱齋詩卷四十一
九
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嘔眉皮核苦且澁歷口復弃遺
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修云甘
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極快健也

蘇子由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
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嚼藟芋而華屋玉食
之念不存於胷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
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
人衰憊之氣茗溪漁隱曰凡人能處憂患蓋在其平日
胸中所養韓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諫佛骨

疑若殺身成仁者一經竄謫則憂愁無聊槩見於詩詞
由此論之則東坡所養過退之遠矣

石林詩話云詩篇富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尙留關始讀殆不可測其
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
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鏑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
傷初拙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劍鏑之語大是險譎亦何
可屢打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云破

海陽詩卷四十一
七
帽多情却戀頭尤爲奇特

細素雜記云舊唐書載唐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以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時選人嚴迥判語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謂韋侍郎曰此謂杖杜何也韋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賀人生子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麀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

迎日鬪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它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茗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旣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猫紛髯雜霜兔插架刀槩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卽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四十二

東坡五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
 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
 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敘事言簡而
 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
 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
 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
 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後山詩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无已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間邪

遜齋閑覽云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

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諱入却打猛諱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浮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窓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爲是劉夢得所作

後山詩話云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

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緗素雜記云東坡於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戲用其韻跋之有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注云皆世所傳錢氏故事事見歸田錄云國朝自下湖南始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自此稍紕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饒杭人也杭人嗜

鱉昆嘗求補外人問其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蔡寬夫詩話云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聞曩記承明意象今頓還永與鑾坡爲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旣修兩後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兩壁旣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

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
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晝掩春
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爲玉堂一佳物也

茗溪漁隱曰才調集有无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
處更向樽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開東坡吉祥寺花詩云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
君開遂與前詩略同豈偶然邪古今詩話載太上隱者
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東

坡贈梁道人詩云寒盡山中無歷日用此事也又行瓊
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
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數句云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
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蓋風來則千山草木皆動
如動鱗甲萬谷號呼有聲如酣笙鐘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峩眉陰與子
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徧滿千
家窓但苦窓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噓微
撞我留侍玉堂弱步欹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

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慙與問訊愛惜霜眉龐何
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蓋效山谷體作也山谷云子瞻
詩句妙一世迺云效庭堅體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
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曰我詩如曹
鄒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
玉堂雲霧窓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
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迺獨力扛諸人方嗤黠渠非
晁張雙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
敦龐誠堪壻阿巽買紅纏酒缸歐陽文忠亦嘗效聖俞

體作一篇有云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題劉義叟家
園也

後山詩話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
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
翁八百矣尙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喻耳八百死矣九
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
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
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邪魁笑
曰五十尙可六十猶癡邪蘇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

死六十猶癡

茗溪漁隱曰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卽元暉全局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宋真宗旣東封訪天下隱者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

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桐江詩話云楊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於道傍溪澗中值漕臺陳文惠出巡按從者訶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攝至前路郵亭中詰之契先風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丐毫楮供析乃作

絕句云昨夜西風爛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鈎紫袍不識
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文惠謝遣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
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鞫子
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
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
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
奇才也歎息不已茗溪漁隱曰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爲
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

烏臺詩話爲尤詳今節入叢話以備觀覽

鵬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
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百
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
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
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哺陶
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
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此
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法行

後公事鞭箠多也又云追胥連保罪及孥以譏鹽法收
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云歲荒無術歸亡逋鵠
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拔言畫鵠不成猶類鷺畫虎不
成反類狗言歲既飢荒我欲出奇擘畫賑濟又恐不從
恐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戲子由詩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
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
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兩立求秦優眼前
勃谿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

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糞鹽甘似蜜門前
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
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
所慙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
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
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
時人分重輕此詩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兩立求秦
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及滑稽傳
優旃謂陞楯郎汝雖長何益乃兩立我雖短幸休居言

弟轍居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故以比東方朔陞楯郎而
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
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新興律學某意非之以謂法
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時人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
我讀書萬卷惟不讀法律蓋知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
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罄鹽甘似蜜以譏
所差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
也又云平生所慙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
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撻此等貧民平生所慙今

不復耻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
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鹽司意不喜其人不
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

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
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
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
帶牛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
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又云
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

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三

東坡六

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旣非農事而役農民秋

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
不便自歎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
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故云
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
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
無異鴨與猪又言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
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語故山友慎不可厭藜藿而思仕
宦以譏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作詩云南山之下汧

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
如雲煙騅駟駱驪騮驪白魚赤兔駢皇輪龍顛鳳頸
綽且妍奇姿逸德隱鴛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剔刷
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
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鈇先生曹霸
弟子韓廐馬多肉尻雕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
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
荒芊緜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
服短轅意以騏驎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王

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李清臣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云南山高峻嶒北
山亦峭崿坐看兩山雲出沒行如驅歸若呼始覺山中
有靈物鬱鬱其焚蘭覃覃其擊鼓祝屢云云巫屢舞我
民無罪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
央央雲散諸峯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閑山空音
響絕某和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
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
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

天菽麥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
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
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曰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
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此詩言本因龍神懶
惰不行雨却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任職不能
調理陰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
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某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
當時送與李清臣後得一兩日李清臣來相看笑言承
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弟轍時在徐州李

清臣與詩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共和其詩云已飯盤
蔬彊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謾
爲方外游草亂不容移馬足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
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某和云五斗塵勞尙足留
閑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游
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
日向城西看浴鷗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
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足矣龍逢夏桀臣
比干商紂臣皆因諫而死某爲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

合以朱雲自比意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未許
與朱雲地下游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
粲在荊州依託劉表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思
意亦欲作此賦也又用轍韻贈李清臣云城南短李好
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
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注云邦直家有舞者甚妙又云
閑作清詩斷送秋瀟洒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鬢不
後李清臣再次元韻云東來常歎渺朋遊得遇高人蘇
子由已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遣世間憂新詩定及三

千首曩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都臺風雪夜問君還記劇
談不後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云珥筆西歸近紫
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
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
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某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
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過失作過秦
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
載所進論

章傳作詩見寄某次韻云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

下則有高無前孰爲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發下士
沐猴冠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
唐主宮殿悲麥秀而况彼區區何異一醉富爰居非所
養俯仰眩金奏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
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旣依梁班
固亦事竇效嘖豈不欲頑質謝鑄鏤仄聞長者言姪直
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勝當俛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
豪右子如照海珠綱目疎見漏宏才乏近用巧舞困短
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

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扣願言歌緇衣子粲予還授此
詩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實效嘖豈不欲頑質謝鐫
鏤所引梁冀竇憲並後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驕暴竊威
福用事馬融班固皆儒者並依託之此詩詆毀當時執
政大臣引梁冀竇憲驕暴竊威福用事以比執政大臣
言我不能效馬融班固依託此人也

赴杭州通判弟轍送至穎州作初別詩云征帆挂西風
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
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

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任意行无
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
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
如子猛爲弟轍曾差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充檢詳文字
爭議新法不合而罷既美弟轍去之果決則意亦是譏
新法不便也某初到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事力難
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龔
丞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
事也言已才力不能勝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

也
游徑山留題詩云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
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韉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
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
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窓暖足來扑握
夜盃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
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
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
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

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
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井水洗病眼有
效此詩云近來愈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
刻薄議論偏隘不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閑之處爲樂
也

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旨利忘生
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有旨
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旨利輕生不自憐蓋言
弄潮之人爲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

斷某爲主上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
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黃庭堅寄書並古風詩與某其書云伏惟閣下學問文
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
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中內外稱職其古風詩云江
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
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
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

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又云長松出
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
要爲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
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
味固相似某答書云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
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
用之人意言黃庭堅輕外物而自重以譏諷當今進用
之人不能援引庭堅而用之也及依韻和答古風詩云
佳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大

江陰詩話卷四十三
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
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
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愠悄悄徒自傷此詩云佳
穀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以譏
世之小人輕君子如狼莠之奪佳穀也又云大哉天宇
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
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
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愠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
退有時如夏月蚊蟲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於蟠桃

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自全又取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皆以譏當今進用之人爲小人也又云空山
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
人中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銅
人歲月不可計聞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此詩卽無譏
諷
劉放通判泰州作詩送之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
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
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

夜入庭樹尊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
髮桃花開不開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
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
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
直言也熙寧四年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孫洙劉
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
字爲韻內寄劉攽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
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殼未必中作詩聊
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辨輕子貢爾來再傷

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况逢賢主人
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
邦正喧闕此詩云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闕言杭州監
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青苗助役事多故云吾邦正喧
闕以譏新法事多不便也熙寧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
與某尋和云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
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
鰥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此詩
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劉攽

漁隱叢話卷四十三終
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云十載漂然未可期那
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
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
是春容最好時此詩引賀拔慧以錐刺其子舌戒以言
語事以戲放又不合引王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事以
自比以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四

東坡七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
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羣耳
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某
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
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
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
茗溪入太湖某爲先會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

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錢藻知婺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席上衆人先索錢藻相別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分得英字韻作古詩送之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高義空崢嶸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

不盡醉語醒還驚此詩言朝廷方急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爲郡不少自勉彊求進但守高義意譏時人之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旣行百姓輸納不前則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醒後却驚恐得罪以譏新法不便也

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有詩送之云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黃龍游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冥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茹

淮陰書言卷四一四
二
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
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
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此詩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
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本人要任不
可令閑也元豐元年王鞏來徐州方平令王鞏將書一
封詩一卷封題曰樂全堂雜詠開看是方平舊詩一卷
某作詩題卷末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筭殷勤永嘉
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
欲和南風琴荒林蝸蜚亂廢沼蛙蠃淫遂欲掩兩耳臨

文但噫瘖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注云其壻王鞏攜
來又云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
悲吟願公正王度所招繼惜惜此詩云人物一衰謝微
言難重筭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
意殊深晉元帝時衛玠初過江左王導見之云昔王輔
嗣吐金聲於中朝今此子復玉振於江左不意永嘉之
末復聞正始之音某意言晉元帝之時人物衰謝不意
復見衛玠之清談風流亦如今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
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今時風俗浮薄人物衰謝也意

漁隱叢言卷四十四
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
獨多衛玠之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言難繼此意
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蝸蚩亂
廢沼蛙蠃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意言少年本有
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雜引
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
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蝸蚩蛙
蠃之紛亂故遂掩耳不復論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
緱山陰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

悲吟意以王子晉比王翬浮丘伯比方平也又云願公
正王度祈招繼惜惜據左傳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
地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諫王言昔周穆王欲巡行天
下皆將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其
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意
欲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詩諷諫朝政闕失如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也

李常寄來字韻詩某依韻和云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

生衣甑有埃淥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
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拾弃孩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
塵土走章臺此詩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
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甑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
飢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爲作臺官言事責降湖南
孫洙劉攽皆在揚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
用逐人字爲韻其作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
賓再見明光宮峩冠揖搢紳而今三見子坎軻爲逐臣

朝游雲霄間欲分丞相茵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
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
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
霜露歸耕當及辰此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意
取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亦謫官湖南
故言與屈子相鄰近也緣是時聞說劉摯爲言新法不
便責降旣以屈原非罪比摯卽是謂摯所言爲當意以
譏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
大謬芻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陳先王之

陳迹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意亦以譏當時執政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出而試用乃大謬矣當便罷退不可再施用也

知徐州日僧道潛來看同在河亭上坐見人打魚其僧買魚放生作詩某依韻和云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麈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王醴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類泚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左傳云如魚頰尾橫流

而方洋杜注云魚勞則尾赤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夫役數起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法不爲除放如密網之取魚也皆以譏諷朝政闕失及青苗助役新法不便致大水爲災也

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朵陳襄作絕句某和云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

暫閑也
司馬君實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云青山
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
杖屨竹色侵蓋罍樽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
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
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
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
不我捨聲名逐吾輩此病天所楮撫掌笑先生年來效
瘖啞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

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
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
意亦是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
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探
得燕字韻作詩送之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
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
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膾
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安得萬頃池

養此橫海鱣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以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喧亂如蟬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者以比曾鞏賢才也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以容養此宏才也熙寧五年某寫書簡寄曾鞏言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繁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堪也

游杭州風水洞節推李佖知軾到來在彼等待軾到彼於壁上留題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

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岩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岩花落出城三日尙透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知君相待今安有此詩云世上小兒誇疾走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當年再游風水洞又留題詩云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此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
行新法後來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讒謗故欲去官
隱居也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
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
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
義爲捷徑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捷徑
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言小
人之顧祿位如鴟鳶以腐鼠嚇鴻鵠其溺於利如人之

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又和劉道原見寄詩云敢向清
時怨不容真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
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雄廬山自
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
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
怨不容是時怨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
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又以比怨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羣遂空言
館中無人也稽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羣又淮南子雞知

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爲雞也詩云具
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君子
小人雜處如烏不可辨雌雄也
蔡冠卿知饒州作詩送之云吾觀蔡子與人遊掀脰笑
語無不可平生儻蕩不驚俗臨事迂濶乃過我橫前坑
弃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
彊今亦頗怜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莫嗟天
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
信長轆軻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此詩云

橫前坑弃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
設坑弃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當時用
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
云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彊今亦頗以譏士大夫爲
利害所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彊者今亦然也又
云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言冠卿獨能守
舊法屢與朝議爭議刑名以致不進用却出守小郡也
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而不
才者比羸牛意以譏諷朝廷進退人不當也又云欲試

漁隱叢話卷四十四
良玉須猛火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為良言冠卿經歷艱
難險阻挫折節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真夢
寐人生不信長轆軻為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名致不
進用言人事得喪去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必不常進
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轆軻

漁隱叢話卷四十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五

東坡八

杭州知錄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為曾承勘
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及姓裴人家小女孩
在井內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沉香只決脊杖放後來本
路提刑陳睦舉駁上件公案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
決殺夏沉香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軾意謂提刑陳睦
及勘官張君濟駁勘不當致此三人非罪失官軾作詩
送之云秋風撼撼鳴枯蓼舫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

海山仙館叢書卷四十五
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
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
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
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
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麥此詩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
啖蝦蟇行復皎意取盧仝月食詩云傳聞古老說月食
蝦蟇精盧仝意以比朝廷爲小人所蒙蔽也某亦言杜
子方等本無罪爲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衝替逐去後
當感悟牽復又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

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爲公事故也

錢顛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後
錢顛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云我官於南今幾時嘗
盡溪茶與山茗曾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
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
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
花兩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
黯少驚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體
輕雖復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

禹縱賢非骨顛葵花玉鞵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
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
紙自覺光炯炯糝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
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
使時人怒生癭此詩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天邪次
頑獷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天邪須頑獷狼劣也又
云體輕雖復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亦以譏世之小
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
賢非骨顛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

飭終非骨顛之人也又云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
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以譏世之
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

范鎮往西京游山作詩送之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
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住世有還丹
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
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遊爲櫻筍東道盡鵝鸞杖屨
攜兒去園亭借客看折花修竹寺弄水石樓灘鬻馬衰
隣白驚雷怯笑韓蘇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

子重竦靖長官此詩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意以
譏今時之小人闇於事理以進爲榮以退爲辱范鎮賢
者難進而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謂范鎮
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爲恐意言范鎮所言爲
當時事多不便也

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云青蓋
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
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
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

本是書生却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軾爲將不
減謝艾也

知徐州日作觀百步洪詩云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
閣閑終日卧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洄
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
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
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劍關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
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教授舒
煥和云先生何人堪並席李郭相逢上舟日殘霞明滅

日脚沈水面浮空天一色磷磷石若鐵林兵翻激奔衝
精甲白岸頭旌旗簇五馬一櫓飛艤信東下入夜寒生
波浪間汗衣如逐秋風乾相忘河魚元出沒得性沙鳥
鳴關關委蛇二龍乃神物遊樂諸溪誠爲難築亭種柳
恐不暇天下龍雨須公還此詩意並無譏諷

寄劉述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
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
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質斧保甲
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

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
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
欲吹那得譜况復連年苦飢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
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彊醉寂寞
虛齋卧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注云
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
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吳興
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
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

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弃官往卒業俗緣
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雪溪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
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此詩云君王有意誅驕
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
府某爲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
官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遣使及置將官張
皇不便也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
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
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

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譏諷朝廷法令屢
變事日煩多吏不能辦也又云况復連年苦飢饉剝齧
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
洗盞欲彊醉寂寞虛齋臥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
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近來
屢得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
衣冠掛神武意言近日飢饉蝗蟲之甚以譏諷朝廷政
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齋厨索
然以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旱蝗

又甚公使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某貪祿未能便掛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開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也

在杭州日因往諸縣季點至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相接某與本人同年自來相識本人相見便言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我來某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人戶供通家業役錢規例一本甚簡便前日將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爲然呈轉運使王廷老等不

喜差急脚子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於鳳凰鳳凰是百鳥之主至路次相逢一禽鳥謂燕云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鳳凰渴睡今不記其詳却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話戲誚王廷老等不分明別是非隔得一日有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與同游徑山蘇舜舉亦來山中相見周邠作詩某次韻和答兼贈蘇舜舉云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

學道恨日淺問禪慚聽瑩聊爲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
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舖糟
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
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

茲

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二更渡錦水
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
律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
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
浮磬山前見虛跡候吏饒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釜

甌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
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
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此詩云舖糟醉方熟灑面呼不
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軾意以譏諷王廷老等昏
闇如醉不從蘇舜舉擘畫簡便規例如訓狐不分明別
是非也

知湖州日周邠作長韻律詩見寄依韻和答云俯仰東
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佞優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
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

漁隱叢書卷四十五
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
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
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茗
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甌遠思顏
柳并諸謝近憶張陳與老劉風定軒窓飛豹脚雨餘欄
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尙黑頭憶昔湖
山共尊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掉風
船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未
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庠已許秋風歸過我預憂詩

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悠犀首正
緣無事飲馮驩應爲有魚留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
君笑督郵此詩云俯仰東西閱數州老來岐路豈伶優
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
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
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意自言遷徙數州
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
起民勞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言
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也故有慙於孔孟子責仲

由冉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顛謂
傾仆也意以譏當今朝政闕失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
傾仆也

後杞菊賦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
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常疑之以
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
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時及移
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

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
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椽屬之
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會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
口對案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
推去而不齶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
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
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黑瘦何侯方
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
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

漁隱叢話卷四十五
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此賦云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
始至之日齋厨索然不堪其憂以譏新法減刻公使錢
大甚齋醞厨膳皆索然無備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四十六

東坡九

王定國聞見近錄云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
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
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
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
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
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
亦可食乎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
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
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
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之句陛
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
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
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
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
也二說未知孰是

東坡云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
少微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
頌者三物耳蓋研與少微爲五邪

茗溪漁隱曰東坡鳳味古研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
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散虛竇殘
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
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余
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隸崇安縣去城二
百餘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隸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

苑乃龍焙每歲造貢茶之處卽與武夷相去遠甚其言
帝規武夷作茶園者非也想當時傳聞不審又以武夷
山爲鳳凰山故有山爲孤鳳翔且嗅之句其實北苑茶
山乃名鳳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
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士人初未嘗以此石爲
研方悟東坡爲人所誑耳若劍浦黯淡有一種石黑眉
黃眼自昔人以爲研余意鳳味研必此灘之石然亦與
武夷相去遠矣又荔枝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
前丁後蔡相籠加亦誤指其地武夷未嘗有茶茶之精

絕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
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浦固亦不可雷同言之

東坡云昨夜夢參寥師攜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兩
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
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
事

三山老人語錄云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
謂草中英夜白和烟搗寒爐對雪烹羅憂碧粉散嘗見
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

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爲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邪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葉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崑裏白甌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也鄭

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曰羅曼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爲玉翠爲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嘴爲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闔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

漁隱叢書卷四十一
可知也齊已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
細烹還好鑊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
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爲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
蔡君謨茶錄旣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
皆未知佳味者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
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
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爲重然惟湖
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

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
畢至最爲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
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飗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春
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建茶絕亡貴者僅得挂一名爾
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圞之製而造作之精經
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
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
焙况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唐
自常袞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

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尙爾况草木微物也顧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貢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茗溪漁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爲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爲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爲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真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采摘是

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喊山之說亦傳聞之訛耳龍焙泉卽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早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東齋記事云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卽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遜齋閑覽云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尙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止曰

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爲天下第一
高齋詩話云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予子譏譏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爲慶親姻畢集衆皆贊喜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冤衆皆以爲的對是時貢

茶一方騷動故也茗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茗溪漁隱曰詩云誰謂茶苦爾雅云檟苦茶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爲茶晚采者爲茗一名薜蜀人名之苦茶故東坡乞茶栽詩云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

厭梁肉假此雪昏滯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
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
塔寺試茶詩云禪窓麗午景蜀井出水雪坐客皆可人
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西清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
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此非
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

唐子西鬪茶記云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
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

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
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錙
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
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
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
味哉茗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幕遂得至
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卽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
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直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
生未嘗會啜此好茶亦未嘗嘗茶如此之蚤也

漁隱詩話卷四十一
若溪漁隱曰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
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
教孤冷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
二分酒病味濃香水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
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東坡云余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草舍中
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蓋如醉楊云夏雨淒涼似
秋僕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絕
倒今四十餘年矣

三山老人語錄云蘇子由嘗作省事詩云早歲讀書無
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卽省念入道之門也
夷堅志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
无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
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
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
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
者賴以不爇甚衆是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
火其書者可不愧乎

漁隱叢話卷四十六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可見其為多欄排版的古文。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七

山谷上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父亞夫詩自有句法山谷書其大
孤山宿趙屯兩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警拔世多見之
矣余記其怪石一絕句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
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老杜祖審
言與沈宋同時詩極工不在沈宋下故老杜詩云吾祖
詩冠古同年蒙主恩是也山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
所自云

漫叟詩話云山谷詩云遣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亦知
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
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爲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
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
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二女奴也茗溪漁隱曰呂
居仁詠秋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尙同牀正坐西風
一夜涼便學短檠墻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
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

望專房晁无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尙專房
居仁用此語也

禁齋云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
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
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鞦韆門巷火新改桑柘田
園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於
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羣前此未有
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茗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
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

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
疎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沙上草閣柳新
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
直變之也余嘗效此體作一聯云天連風色共高運秋
與物華俱老成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
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曾臆破弃聲律作五七言如金
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
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茗溪漁隱曰古詩不拘聲律自

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
自有此體如絕句漫與黃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
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
病起荊州江亭卽事謁李材叟兄弟謝答聞善絕句之
類是也老杜七言如題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懷鄭典
設晝夢愁彊戲爲吳體十二月一日三首魯直七言如
寄上叔父夷仲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兼簡履中南
玉寥致平送綠荔支贈鄭郊之類是也此聊舉其二三
覽者當自知之文潛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體自吾魯

直始非也魯直詩本得法於杜少陵其用老杜此體何
疑老杜自我作古其詩體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
東坡在嶺外游博羅香積寺同正輔遊白水山聞正輔
將至以詩迎之皆古詩而終篇對屬精切語意貫穿此
亦是老杜體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
日見寄入衡州奉贈李八丈判官晚登瀼上堂之類槩
可見矣

石林詩話云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
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

卽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
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
作夜窓風雨來余以謂氣格當勝前聯也

山谷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
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卽似要且
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
文不可鑿空彊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
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後山詩話云乞猫詩秋來鼠輩欺猫死窺食翻盤攪夜

海隱叢書卷四十七
四
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
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
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
已非髫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世傳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
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
如君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

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
解沈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以爲深類工部山谷云得
之矣腸字韻茶詩山谷自和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
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黃九怎得不窮張文潛嘗謂
余曰黃九似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
奇語茗溪漁隱曰汪彥章有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
火客氈寒之句效山谷體也余亦嘗效此體作一聯云
釣艇江湖千里夢客氈風雪十年寒
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

十年燈以爲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
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尙可牛鬪殘我竹乃可言至耳然
如魯直百里大夫冢詩與快閣詩已自見成就處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黃魯直爲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
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着
來春氣入書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茗溪漁隱曰山谷詩焉知冶容子掩袂泣前魚事見文
選中山王孺子妾歌注魏王與龍陽君共舡而釣得十
餘魚而棄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

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
甚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
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
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
山礬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
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子疑卽此花爾不
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詩曰北嶺山礬取次開
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着幽香未擬回

又詠水仙花有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

高齋詩話云唐人題唐昌觀玉藥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卽玉藥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瑒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藥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士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藥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

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藥花苕溪漁隱曰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
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翫始
得名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判廳
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士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
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
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茗溪漁隱曰余頃歲往來湘中屢遊浯溪徘徊磨崖碑
下讀諸賢留題惟魯直文潛二詩傑句偉論殆爲絕唱
後來難復措詞矣魯直詩云春風吹舡着浯溪扶藜上

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
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
竄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
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
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
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
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
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文潛詩云玉環妖血無人
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

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
雨灑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
死水部曾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
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
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涪
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洪駒父詩話云記夢詩云衆真絕妙擁靈君曉然夢之
非紛紜窓中遠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袞借問琵琶
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兩客爭碁爛斧柯一兒壞局

君不呵杏梁歸燕空語多奈此雲窓霧閣何余嘗問山
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遊僧寺酒闌
劇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
紛紜之句

冷齋夜話云魯直元祐初晝臥菩提寺時新秋雨過涼
甚夢與一道士牽衣昇雲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
道士無舟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游蓬萊卽襪而
履之魯直意不欲行道士彊邀之俄覺天風吹鬢毛骨
爲戰慄道士令但斂目惟聞足底聲如松風獵獵忽有

犬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
兩玉人導鼻殿主者衣絳摺仙冠執麈尾仙女擁侍之
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
者色莊故其句云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
頃與余同宿九江舟中親爲余言之二說不同未知孰
是

漫叟詩話云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嘗收得草書
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一篇紙尾復作行書小字跋之云
往時作草殊不稱意人甚愛之惟錢穆父蘇子瞻以爲

筆俗予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數年百憂所集不復玩思
於筆墨試以作草乃能蟬蛻於塵埃之外然自此人當
不愛耳又榮衰無定在一篇跋云陶淵明此詩乃知阮
嗣宗當斂衽何況鮑謝諸子邪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
清壯惟陶能之又題大雲倉達觀臺一首瘦藤柱到風
煙上乞與游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飛盡青
天回又甲子春過揚州芍藥未開一首春風十里珠簾
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
絲

王直方詩話云醪醑本酒名也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韓持國絕句云平生爲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絮風長恐春歸有遺恨典型猶在酒杯中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醪醑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才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

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

呂氏童蒙訓云義山雨詩撼撼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已諸人多用此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醪醑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茗溪漁隱曰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蠹蠹釘頭生吳雞鬪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

漁隱詩話卷四十一
二
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
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鬪新粧輕步凌波踏明
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爲雲
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
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
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
前人未之有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見惠詩云
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巘餘
妍入此花千載尙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

生塵襪水面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
寄愁絕詠桃花絕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襪到
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
黃白菊花相間開逐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
玉錢化爲蝴蝶夜翩翩青絲網住芳叢上開作秋花取
意妍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
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
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
詠玉簪花詩云燕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雲車玉

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稱此格也

漁隱叢話卷四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八

山谷中

後山詩話云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
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
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
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
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
滿也

王直方詩話云宗室大年名令穰喜微行而善畫小景

山谷贈之以詩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邊落雁行
雖有珠簾籠翡翠不忘烟雨罩鴛鴦蓋有所譏也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責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
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謫宜
州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棕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
如今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
涼少游情鍾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則
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英特邁往之氣可畏而仰
哉若溪漁隱曰老色日上面懽棕日去心今既不如昔

後當不如今乃白樂天東城尋春詩也輕紗一幅巾小
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亦白樂天竹窓詩
也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爲妄有學道閑暇之語
邪
若溪漁隱曰荆公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
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絢絲荆公
又有小立佇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語
意全然相類二公豈竊詩者王直方云當是暗合豈其
然乎

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知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
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曰端求古人遺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茗溪漁隱曰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傀林敏功潘大觀何覲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

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眾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
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子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
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
言抑揚反覆盡兼眾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
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
立者甚眾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
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
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
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呂氏童蒙訓云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
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
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
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
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
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若溪漁隱曰童蒙訓乃居
仁所撰譏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無乃與江西宗派
圖所云抑揚反覆盡兼眾體之語背馳乎

冷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一月

海隱叢書卷四十八
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爲憎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迫窄爲言山谷笑曰烟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厦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繆矣卽解纜去聞留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厦吞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窓春曉翠如葱睡起雲濤正湧往事回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牋佳句敏驚鴻聞道衡陽價重時余方還江南山谷和其詞曰月仄金盆隋水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園葱想見衲衣寒擁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處處春山翠重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彊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過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云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又嘗嘲一浴濁者人云

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荅溪漁隱曰正法眼藏云石頭一日問藥山曰子近日

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魯直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全用藥山禪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鬢若緣坡竹此出髯奴傳炳之大以爲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詩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陀烟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此戲之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

海隱叢書卷四十八
端石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
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
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
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
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
飽而濟予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
耶

東坡云魯直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
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蕩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

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其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
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
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
王直方詩話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
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
君明故人相見尙青眼新貴卽今多白頭江山萬里將
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
谷所作也其用青眼對白頭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
耳老杜亦云別來頭併白相對眼終青

若溪漁隱曰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鬢蟲行
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槩未渠透
坐窓不邀令人瘦貧馬百葭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
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格禁巒謂之促
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
之余嘗以此格爲鄙句云青玻瓈色瑩長空爛銀盤挂
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
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寬露坐發興新浮蛆玳瑁
拋青春不妨舉醜成三人

山谷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盂而終歲爾然疲役此
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隨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
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
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
復有不足之歎邪

漁隱叢話卷四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九

山谷下

後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無成不失為功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唐子西語錄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

此君也

茗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爲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爲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寵諭作詩次第此道不講久矣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

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彊作出於牽彊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爲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

海隱書言卷四十九
文學書而然也和章固佳然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也
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
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詩卷熟讀深
慰寂寞蒙問加勤尤見樂善之切不獨爲詩賀也其間
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尙未
濶欲波瀾之濶去須於規摹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
摹既大波瀾自濶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
黃州已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
近體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

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
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
宜如此則知所以爲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
遠非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
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
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
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
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

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茗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

茗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蝻蟬江珧柱格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

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遊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範曰看退聽藁蓋山谷在館中時自號所居曰退聽堂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呂氏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漫叟詩話云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船官居或云當作官船居非也庾子山賦云風吹雲夢凍合船官注船官官船也凡讀人詩不可以臆見擅改字

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一云金蓓鏤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二云體薰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交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為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遣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茗溪漁隱曰東坡亦有蠟梅詩云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其物不獨山谷有詩也余嘗和人詠蠟梅絕句因紀其事云新詩湔拂自蘇黃想見當年喜色香

草木無情遇真賞豈知千載有餘芳
石林詩話云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温厚靜深
如其為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悄悄人不寐臥聽
羸馬齧殘芻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萁喧午枕
夢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為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
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
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
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為此聲
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適相遇而得

之也

山谷云賈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
香極寒氣也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
戟畫寢凝清香為韻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
稱此香耳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
為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
報之或笑曰不為公詩為地邪應之曰詩或能為人作
祟豈若馬通薪使水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温
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若溪漁隱

滄陰叢書卷四十一
曰十詩中如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
臺湛空明誠佳句也

漫叟詩話云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栲栳山谷嘗賦
道院栲栳詩云去家尙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
其用事精確

高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
水紋汪彥章詩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
山谷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
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

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
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人嘗喻植楊楊天下易生之木也
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
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也

茗溪漁隱曰食筍詩云甘菹和菌耳辛膳膈薑芥菹酢
菜也亦作菹側魚切膈音而菹熟也

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予問折綿所從來山
谷曰勁氣巖凝海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

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

海陽叢書卷四十一
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追也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常有詩云琅玕巖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龜父前後作詩惟有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爲妙絕山谷亦嘗歎賞此句

雪浪齋日記云槐夏棗花纂纂麥秋榘子離離不羨十千美酒難忘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妓千山飛鳥催沽引睡直須黃嬾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駒父少作也又詩

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

呂氏童蒙訓云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爲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緻耳

漁隱叢言卷四十九終

